

文化视点

■本报记者 李婷

萧红写给萧军的两封亲笔信以及萧军为《晚晴集》手写的序，昨天正式入藏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填补了该馆萧红、萧军手稿收藏的空白。

萧红的两封书信能留存至今，堪称奇迹

身处动荡年代，萧红、萧军的手稿十分珍稀。尤其是萧红，年仅31岁便去世，学界曾经一度为她没有手稿存世。

据透露，这两封亲笔信是萧红从日本东京写给萧军的。萧大忠介绍，从1936年坐船去东京开始，到1937年回国又至北京，萧红给萧军写了42封信。两人分手后，萧军将这些书信打包托朋友带还给萧红，但由于时局动荡，行程未果，这封书信又回到了萧军手上。

萧红写给萧军的这些书信说的多是大事，却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许鞍华执导的电影《黄金时代》，灵感和片名便源自萧红1936年11月19日写给萧军的一封信。

人间大爱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他叫“宏二”，出生五个多月了。也许你会觉得这个名字挺奇怪，百家姓里有“洪”，却没见过姓“宏”的。其实，“宏二”是庙里和尚给取的名字，也就是说，他小小年纪就有了“法名”。

旧时习俗，富足人家的孩子怕养不大，寄养在庙里求菩萨保佑，才会有法名。宏二呢，家到底在哪，没人知道——他生下来就因先天性肠闭锁，一个发病率仅为1/20000的少见病，而奄奄一息，孤零零地被遗弃在寺外。

在过去的150多个日夜里，这条顽强小生命惊动了一群好心人，展开了一场生死营救。

寺庙外的弃婴，生命即将停摆

湖南怀化莲华寺的庙门前，是振然法师与宏二的第一次谋面。是谁把这可爱的孩子留在此？通过被褥里的病例信息，振然法师拼凑着孩子的信息：2018年11月16日出生，小家伙在母亲肚子里只待了34周就早早降生，出生时体重2.9公斤，出生后医生发现他肚子特别大，伴有呼吸不规则，反应也很差，考虑为“新生儿窒息、新生儿肺炎、消化道畸形待查”……

看着孩子情况不大对劲，振然法师与莲华寺的义工赶紧把他送到怀化当地医院，住院两天，小家伙的情况不见好转。

得救救这孩子！振然法师给远在省会长沙的湖南省人民医院新生儿科主

(上接第一版)

去年初夏的盛会落幕后，相隔两个多月，“一带一路”电影巡展机制诞生，秋冬两季，《阿拉姜色》《柔情似水》《阿拉姜色》《女他》等一批中国新片和影人被推送到世界面前。又如这个春天，电影节新设电影学堂，邀请首部在国内公映的黎巴嫩影片《何以回家》的导演娜丁·拉巴基在沪上专业电影院校开讲大师班课程。

距离新一届中国电影节开幕还有一个多月，丰富的“一带一路”活动在计划表上清晰可见。为“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安排产业对接活动，“一带一路”主题馆新增市场放映环节，电影合作论坛、电影之夜、电影海报展、剧组见面会等将共同使“一带一路”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最重要的标识之一。

成果一点一滴显现：“上海主场”能为世界电影发展贡献引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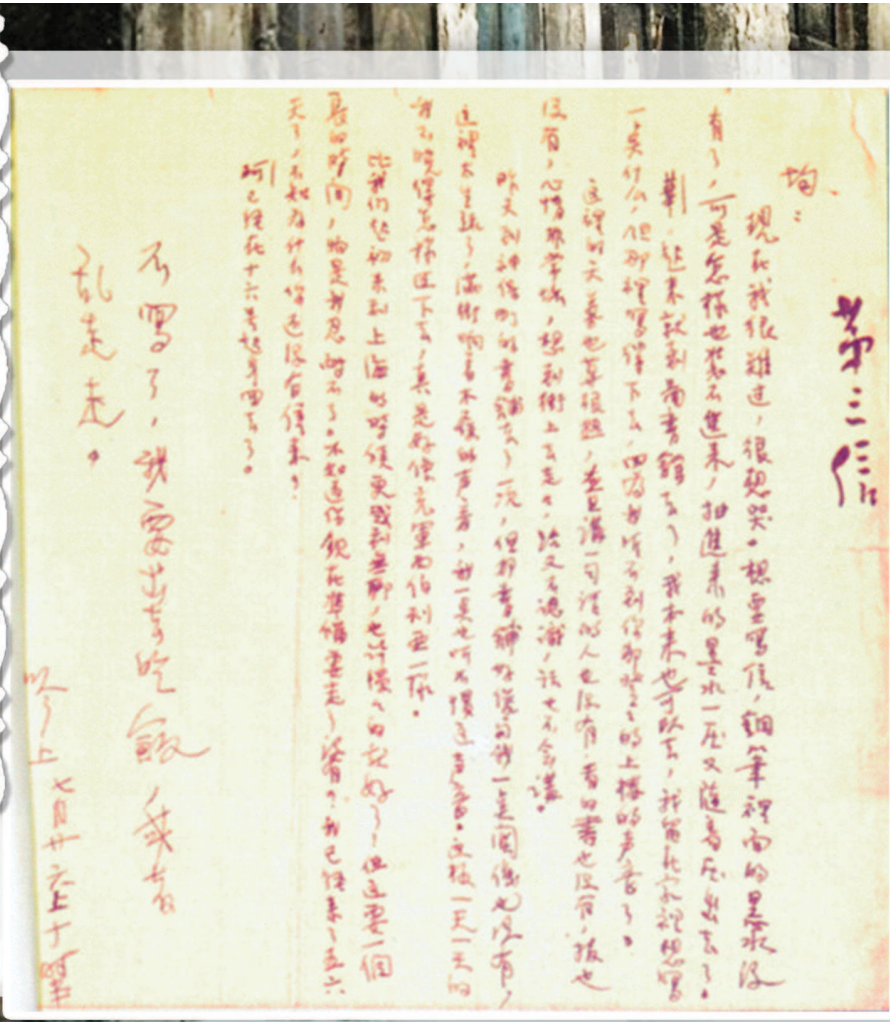
推进“一带一路”电影文化交流，上海

萧红萧军珍稀手稿“安家”上海

填补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收藏空白



▲萧红与萧军合影。▲萧红写给萧军的第三封信。底图为电影《黄金时代》剧照。均资料照片 制图:李洁



相隔半个多世纪的重“回归”，意义非凡

“这些年，不断有拍卖机构找到我们，想要拍卖这些书信，其中三封曾经上过拍场，成交价超过百万元，但商业目的非家族所愿。”据萧大忠透露，此前，他已代表家族，将部分信件分别捐赠给耶鲁大学、牛津大学、香港中文大

学等机构，上海图书馆是中国内地的第一家受赠单位。“很多作家朋友跟我推荐上海图书馆，说把手稿放在这里，是最好归宿，于是我们来了。”他如是表达了此次捐赠的缘起。

为此，在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两封书信中，他特意选择了一封自东京寄至上海的信件。信中，萧红絮叨了她初到日本的种种不适：“现在我很难过，很想哭……这里的天气也算很热，并且讲

话的人也没有，看的书也没有，报也没有。心情非常坏，想到街上去走走，路又不认识，话也不会讲……”与此同时，她也表达了对萧军的思念：“我留在家想写一点什么，但哪里写的下去，因为我听不到你那登楼上的声音了……”由于萧红在信中提到两人在上海的时光，萧军特意在注释中写道：“回忆我们将到上海时，虽然人生地疏，语言不通，但是还有我们两人在

一道，同时鲁迅先生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写给我们一封信，在精神上并不寂寞，而如今只有她一个人孤悬在海外的异国，这难怪她要哭的！”这封饱含两人热烈情感的信件回到上海，称得上是相隔半个多世纪的重新“回归”。

近年来，作家手稿备受关注，它对于文学现场、作家研究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告诉记者，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目前藏有中国现当代

文化名人的著作手稿、信函、日记、笔记和书画8万余件，萧红、萧军的这些手稿入藏后，将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下保存，工作人员会以最快的速度对它们进行编目、数字化，尽可能为学者研究利用提供便利。而除了现有的文化名人手稿陈列馆，上海图书馆东馆建成后也将设立手稿主题馆，该馆今年最重头的年度精品展亦将以名人手稿为主题，呈现丰厚馆藏。

怀化莲华寺僧人与湖南省人民医院医生用慈悲为怀和仁心仁术续写生命奇迹

为了一个谁都不知道是谁的孩子

记者手记

激发天底下最宝贵的善心

采访宏二的故事，参与救治的医生曾一度犹豫，有人担心由此会对宏二的生身父母形成“道德压力”；也有人担心，报道刊播之后，是否会助长更多不负责任的家长把孩子遗弃在寺庙、医院等地……

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与这些可爱、敬业的医务人员逐渐达成了共识，我们依旧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去揣测宏二的父母，他们或许有不得已的困难和苦衷。宏二的故事或许是一个悲剧的开始，但也恰恰是这个不如意的开始，激发了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人们的善心。因此，我们愿意去采摘这份善，弘扬这份善。

个谁都不知道是谁的孩子，集结起来。

连夜手术，救命的每一刻都是争分夺秒

救命的每一刻，都是争分夺秒。当晚11点多，经历了气管插管、上呼吸机、输氧、扩容、纠酸、消炎等一系列抢救措施，宏二的病情稍稍稳定，就被立即送入手术室。小儿外科王江主治医师及手术麻醉团队将为他施行急诊手

术——空肠造瘘术。

“根据肠道发育和造口的情况，估计还要进行二期手术。”王江医生当时判断。原来，先天性肠闭锁本就属少见病，像宏二这样合并肠穿孔导致胎粪性腹膜炎的，治疗难度更大、疗程也更长。

“由于术前准确判断，宏二也吉人天相，手术切口正好位于肠穿孔的正上方，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手术难度。”参与手术的医生回忆道。手术后，宏二住进了新生儿重症监

护室。小家伙一度出现切口感染，监护室加强护理，让孩子平安度过感染关口。在宏二两个多月大时，他接受了二期手术，医生为他切除了严重发育不良的肠段，施行肠道端端吻合，解除肠粘连。

手术仅是为孩子赢得生机的开始，之后，他还要度过很多关卡。比如，由于宏二年纪太小，且营养不良，造瘘口所在的肠壁总是回缩，粪便浸到皮肤和皮下组织，容易造成坏死。而且，宏二造瘘口的位置较高，吸收不良明显，大便呈“纯奶”样，“吃进去什么，拉出来就是什么”。生命要维持，营养必须保障，为此，监护室的护士为他不断调整喂养方案。

造瘘口的维护也很有讲究。每次给宏二做造瘘口维护都要花费一两个小时，需要两三名护士参与。初期维护尤其频繁，护士的一个班头是八小时，最高峰一个班要给宏二换两三次引流袋。

150多天日夜守护，上百人的心血造就重生

从最先的一天换两三次引流袋，到一天换一次，再到后来二期手术前的最佳状态——两天换一次……随着宏二肠道的进一步发育，吸收不良的问题得

到解决，宏二不再需要三期手术了。

宏二一天天长大，对情感的需求越来越强，监护室的天使妈妈们从单纯的喂养走向了情感互动。他经常会“求抱”，倘若不理他，就开始吵闹。有次，医院的爱心义工刘思雨抱了他整整六小时，那时宏二已经比较重了，放下他后，小刘的胳膊半小时都抬不起来。

宏二的精神好起来了，护士们开始和他开玩笑，“宏二，你长大要来看我们哦。”宏二不吱声。“宏二，你将来主持寺庙大计，晨钟暮鼓，要有个好身体哦。”宏二眨眨眼。

“宏二长大了，也许会发下两个宏愿：一为慈悲为怀的僧人，二为救治他的仁术仁心。”有好心人这样说。

今年4月5日，在历经手术关、感染关、营养关等一道道生死难关后，宏二终于迎来了出院的日子。据不完全统计，在宏二住院的150多个日夜，分两期手术，大小会诊十几次，主治及以上级别医生查房几十次，诊治医生查房几百次，护士轮班也有好几百个。

抱着这个重获新生的孩子，振然法师说，宏二将会接受正常的教育，也希望这孩子努力回报社会，感恩所有给予他新生的人们。

“中国交响70年”呈现中国交响乐黄钟大吕之美

(上接第一版)在挖掘经典的同时注重改革开放后的新人新作，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蔚为大观，也印证了不竭的创新和创作才是中国交响事业持续发展的“发动机”。

中国的交响乐创作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着，它们的旋律里交织着中国人民奋力向上的努力，激情澎湃。全国专家推选出的这70部交响力作都是创作于1949年以后，有马思聪、吕驥、任光、冼星海等老一辈作曲家的经典作品，有郭文景、陈其钢、谭盾等音乐界中坚力量的创作，也有周天等青年作曲家的新作。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说，在中国交响70年里，我们能听到新中国交响乐事业发展绵延不断的厚重步履。

音乐学家、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馆长杨燕迪告诉记者，这些诞生在这70年里的中国交响力作，在时代与地域特点、艺术价值与大众接受度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个性。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王云阶《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丁善德《长征交响曲》、吕其明管

弦乐序曲《红旗颂》等加入民族传统音乐中的特征音调，成为“红色经典”之作。而改革开放以来新老作曲家共同开拓创新，中国交响乐创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如朱践耳反思历史、剖析人性、叩问心灵的《第一交响曲》在1986年成功上演，引起音乐界强烈反响。

艺术家们纷纷不遗余力地参与“中国交响70年”系统工程

据悉，许多居住在海外的艺术家知道“中国交响70年”系统工程开展后，纷纷不遗余力地参与到工作中来。如受到伯恩斯坦垂青并在欧美频频获奖的作曲家、指挥家盛宗亮，为使其融贯中西的乐队协奏曲《十二生肖》不留遗憾，不仅从美国飞到上海指挥这部作品，更请来曾为梵志登执

棒香港管弦乐团演绎《尼伯龙根的指环》录音的英国团队助阵。而在录制瞿小松的交响合唱《敦煌魂》时，合唱团对乐谱有疑问，工作人员联系作曲家确认时误拨了刘念劬先生的电话，没想到，这位因老版《封神榜》全剧作曲而为人熟知的作曲家，竟对“别人的孩子”也非常熟悉，对工作人员仔细解释疑问处，老艺术家的音乐素养着实让工作人员打心眼里敬佩。

中国交响70年对世界乐坛来说意味着什么？世界古典音乐权威杂志《留声机》在新近出版的四月刊中，以“中国”作为封面主题；五星红旗下，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手里的指挥棒挥出中国旋律。相应的文章写道：“也许在从今往后的一个世纪内，世界的舞台上不仅将能一直听到中国培养的音乐家，还有中国的音乐创作。”